

复旦政治与行政研究丛书 No.4

美国政治发展中的区域结构分析

地域本位 与 国族认同

任军锋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地域本位 与 国家认同

新加坡国家认同与多元文化政策研究

陈国明 著

新加坡国立大学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地域本位与国族认同:美国政治发展中的区域结构分析 / 任军锋著.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复旦政治与行政研究丛书/林尚立主编)

ISBN 7-201-04017-0

I. 地... II. 任... III. 政治-研究-美国

IV. D7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67505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46

网址:<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tjrmchbs@public.tpt.tj.cn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2 插页

字数:215 千字 印数:1-3,000

定 价:16.00 元



任军锋，博士，现执教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主要从事美国区域政治、政治学理论以及西方政治史等领域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丛书目录

- 《中国现代政治的成长 —— 一项对政治知识基础的研究》
《信息社会的政府治理 —— 政府治理理念与治理范式研究》
《正义之善 —— 乌托邦研究》
★《地域本位与国族认同 —— 美国政治发展中的区域结构分析》
《所有的子弹都有归宿 —— 发展中国家军人政治研究》

总体策划:林尚立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笔划)

王邦佐 孙关宏 邱柏生

竺乾威 林尚立 曹沛霖

本书的写作和出版得到九·五国家
社会科学青年基金和复旦大学
政治学系出版基金资助

序 言

任军锋的这部著作是在他自己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加工而成的。我记得他在读博士生一年级的的时候就基本上确定了这个论题,可以说,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他5年来苦心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作者为什么要写这本书,自然与作者本人强烈的问题意识是分不开的。正如作者一开篇就指出的:“现代国族共同体不但受到来自共同体内部各元素的拷问,而且遭遇到‘全球化’浪潮的当头棒喝;对于现代国家来说,国族共同体的维系必然要以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种族或文化的同质性为前提吗?种族和文化上的同质性能否克服由于地区间不均衡发展所带来的离心倾向?现代国家能否建立在由不同族源群体构成的共同体基础之上?”正是基于以上的问题意识,作者试图以美利坚国族共同体的建构实践为例案,探讨现代国族共同体营造其内部民众认同的方式和途径。

本书探讨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厘清了“民族”与“国族”概念。

作者指出,国内学术界通常将西语中的“nation”作为汉语“民族”的对应词,而将“nationalism”译为“民族主义”。这一译法很难概括“nationalism”一词本来的复杂含义,因而很难再将其作为一个有效的学术用语。作者认为,在当今西方主流学者的语汇中,

nation 与“国家”概念是紧密相连的。作者主张将中文“国族”作为与西文 nation 一词的对应词。“国族”这一概念不仅能够传达 nation 一词所包含的国家与民族这一双重涵义,而且可以概括当今世界占主导地位的多族群国家共同体,如“中华民族”、“美利坚国族”、“法兰西国族”等等。为此,作者指出,从汉语中“民族”一词的基本概念内涵看,其在英文中的对应词应该是“ethnicity”,我们习惯上所说的“民族国家”应该与英语中的“ethnic-state”相对应。基于此,常见于当代西方学者论著中的“nation-state”译成中文便不是所谓的“民族国家”这一很容易引起歧义的概念,而只能译成“国家”。作者认为,西方主流学者之所以时常将“nation”与“state”合并使用,主要在于他们对某一国家(state)之国民性(nationality)的强调,指“一种现代的、以‘国族观’(nationhood)为中心的公民——国家关系模式”,并无“民族”(ethnicity)与“国家”必然一一对应的“一族一国”之义。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作者主张将汉语中的“国族认同”作为西语 nationalism 的对应词,而传统汉语语汇中所说的“民族主义”,在英文中的对应词应是 ethnonationalism,主要指某一族群(ethnic group)对本族群体的认同和忠诚。这种认同和忠诚与所在国家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前者会进一步强化政治共同体的整合力,而后者则可能导致国家解体。后冷战时代不断升级的民族分裂运动正是这种不一致所带来的直接后果。

第二,论证了从“民族国家”到“公民国家”的创造性转换。

作者指出,“民族国家”是欧洲早期现代国家创生的普遍模式。直到 20 世纪前半叶,认为特定民族单元有权建立属于本民族的国家,仍然是亚、非、拉人民追求民族解放运动的口号。甚至随着苏东解体,“民族国家化”的势头还有所增强。而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仍然是由多元族群并合而成的。因此,所谓的“民族国家”之说并不能与现实相呼应。很少国家内部的族群组合称得上是同质的。作

者认为：民族和文化的同质性与国族共同体稳固与否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天生同宗同源的人们并不能克服因地域利益分化而引致的敌对情绪。

那么，国族共同体的稳固主要靠什么呢？作者根据哈贝马斯的“新型归属感”理论指出，这种“新型归属感”不是基于共同体内人们族裔世系的一致性，而是通过对公民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法理建构，营造公民对国家共同体的认可。这种“公民国家”模式不是以族属特征而是以公民资格作为对共同体成员角色定位的核心依据。而在实现从“民族国家”向“公民国家”的创造性转换中，美利坚国族共同体的建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这一方面的典型案例。而这正是作者选题的着眼点。

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经过历史上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浪潮，那些来自不同国家、地域，有着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的人们，分布在美国国内大部分区域。对于美国来说，如何将这些不同族群的人们纳入同一个政治共同体内生活？共同体的政治建构（国家）通过怎样的途径取得有着不同族裔世系人们的心理认同？

从美利坚国族共同体的建构经历出发，作者总结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经验：首先，民族聚落与政治建构相分离。美国的族群来源几乎遍及全世界，然而除了印第安人外，没有一个族群拥有属于本族群的“祖居地域”。从美国宪法到一般性地方政策，都反对将民族聚落模式地域化，以及任何试图以民族单位为基础建立政治实体的努力。这就为民族之间的文化互动和同化提供了现实基础。其次，民族同化与政治整合相颀颀。作者认为，同化包括行为同化和结构同化两种，行为同化一般容易发生，而结构同化对于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来说相对容易发生，而对大多数移民（当然文化背景上多为新教徒和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英国人、爱尔兰人和斯坦福的纳维亚人除外）来说，由于生存境遇的局限，他们的社会交往网

络主要局限于本民族移民的“文化飞地”之内。要真正融入到白人社区则有着相当的困难。在促进民族同化方面,合众国政府无疑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尽管历史上联邦政府的移民政策曾出现反复,但总的说,政府积极的移民同化政策成为族群整合的重要推动力量。

当然,美国的民族同化模式也并非不存在问题,黑人以及其他非英裔族群族属意识的增强,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民族同化模式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这不一定归咎于“多元文化”,而也必须反省已经形成的社会权力和利益分配结构。

第三,剖析了国族认同的现代建构。

4

现代国族共同体与传统的以血缘世系为基础的生活社区不同,它是不同族源、不同地域的人们不断交往的关系性共同体。“国族建构”意味着在民族、地域等不同的利益主体的人们通过自己的选择、意志以及影响力借助已有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寻找共识、营造认同。

本书作者从三个视角分析了这个问题:

首先,共同的经济利益是共同体赖以立足的前提。任何一个国家,由于各种原因,形成地域利益的差异和分化,是一种必然现象,问题是如何将不同的区域利益纳入国族经济的主导框架?这正是孕育人们共同体意识的关键所在。而人们共同体意识的强弱则取决于他们对自己的共同利益的关注程度。

其次,在现代国族共同体中,由于自然环境、民族构成、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必然引致共同体内各地域间不同程度上的异质性。如何将这种异质性纳入一个制度化的轨道,使之非但不会消解共同体的一致性,而且成为共同体一体化进程的基础和动力?如何在尊重多样性的基础上,建构共同体的一体性,使“多元”与“一体”,地域本位与国族认同,处于一个创造性的张力结构中,正是现代国族共同体在其制度实践中必须应对的核心命题。在这个

问题上,美国的联邦制起了关键的作用。正是联邦机制成功地将多元化的地域利益共同体纳入一个具有包容性的规则体系。保障地域利益政治表达的均衡性,正是这一体系赖以建立的基本前提,它为美国政治共同体的整合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基础。它在保障各地域独特性的同时,为地域间通过政治对话营造基本的利益共识提供了可能。

最后,任何国族共同体的建构都需要有一套为大多数成员共享的符号体系(如国旗、国歌、国徽、纪念日等等)。从这一符号体系所显示的政治象征,进而成为实现共同体社会团结和政治整合的重要力量。在一个多元的民族和地域文化的国家营造一定程度上的价值共识,将是任何国族共同体试图凝聚人心、整合分歧的关键所在。作者特别指出,虽然美国没有一体化的民族作为基础,但扎根于多元文化土壤中的国民宗教在美利坚国族建构的经历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

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可以说是任军锋著作中的主要议题和论点。我认为,作者提出的问题以及相关的论述不仅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有着一定现实意义。

作者在书中提出“国族”概念并与“民族”概念相区分,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我们认识问题的思路。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使用“民族”概念,其所指涉的对象越来越宽泛笼统,它不仅被用来指涉国家共同体之下的各个族群单元,如“汉民族”、“少数民族”,而且指“中华民族”这一由多族群构成的共同体。这样就把属于不同层次的事物用同一概念层次来表达,使得人们对“民族”一词的理解陷入混乱状态。而且,我们在用“民族”一词解释世界上占据绝对多数的多族群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时也有类似概念混乱现象。因此,从概念上厘清“国族”和“民族”的区别,是非常必要的。根据民族和国族的内涵,我国的“汉民族”、“少数民族”指的是传统的“民族”概念,而“中华民族”、“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则

指的是“国族”。由“国族”概念而提出国族认同问题,无疑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视野。

不可否认,中国的情况和美国有着很大的不同,无论从历史的、民族的、制度的角度看,都有明显的差异。但不能说两国间就没有相似的地方,例如都是多族群、多宗教的大国,又都在全球化浪潮中进一步谋求发展自己,又都面对着地域差异和国族认同的问题。故而,美国人构建国族认同的经验,对我们仍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6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于汉族在全国人口中占绝大多数,而其他民族所占的比例很少,因此,在中国,习惯上把汉族以外的各民族称少数民族。为了实现民族平等,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该制度实际上是民族自治和区域自治的结合。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推行半个多世纪来,对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让少数民族自己管理自己,确实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当我们已经跨入了21世纪的时候,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根据现代化事业的继续推进和民族关系间发生的许多新的情况,我们能否对有些问题进行一些反思呢?

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最大的特点是民族自治和区域自治相结合。这是由我国民族分布的历史和现实状况所决定的,但从长远来看,这一制度本身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在现有的民族区域自治框架中,共同体内部的地域性联合很容易转化为民族性联合,地域差别与民族差别也极易相互叠加,这对国族共同体的凝聚力必然产生一定的消解作用。几十年来,我们为了帮助少数民族发展,采取了不少措施,实行了一些特殊的优惠政策,然而这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华国族的认同意识?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央政府对地方上包括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统得较死,地方上缺乏自主发展的积极性。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发展市场经济以后,国家实行放权让利政策,地方自主发展的空间

得到了空前的扩大。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却是“诸侯经济”、“地方保护主义”等离心倾向愈演愈烈。如何使地方与中央、民族和国族、部分和整体间,在保持一定张力的基础上形成互动和共赢的局面,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持久的、强大的动力,仍然是当前中国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在地域、民族方面呈现前所未有的多元格局。在这种多元利益格局下,如何在制度层面上修订并完善我国的民族区域制度,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相适应?如何建立起合理的利益表达和聚合渠道,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为国族建构努力的一部分?这些应是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重点考虑的问题之一。也就是说,把各地区、各民族间存在差异的张力关系,变成国族共同体发展的动力机制,并在这个过程中运用各种物化形式和信仰资源,寻求国族大家庭的价值共识,从而逐步孕育和营造崭新的对中华国族共同体的认同。这应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政治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孙关宏

2003年8月11日

于复旦大学

内 容 提 要

对于现代地域共同体的最常见样式——政治国家来说,由于自然环境、资源禀赋、社会—历史—文化等诸要素在国内各区域间不同的分布结构,进而表现在地区发展方面也呈现明显的不均衡性。这就对现代国家,尤其是有着广阔地域空间的后发国家,如何维持共同体的凝聚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苏东的解体、加拿大魁北克省的独立风波、南斯拉夫解体以及科索沃危机、旷日持久的北爱和平进程……后冷战时代国族共同体不但受到来自共同体内部各元素的“拷问”,而且遭遇到“全球化”浪潮的当头棒喝:对于现代国家来说,国族共同体的维继必然要以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种族和文化上的同质性为前提吗?种族和文化上的同质性能否克服由于地域间不均衡发展所带来的离心倾向?现代国家能否建立在由不同族源群体构成的共同体基础之上?

正是基于以上问题意识,本论题将通过对美国政治发展中区域结构的理论和历史分析,探索这一政治共同体内在的整合机理。

本研究之所以选择将区域结构作为分析美国政治的演进逻辑的切入区,一方面在于传统研究往往热衷于制度本身的内在结构和运行模式,而制度生成和更新的社会经济背景和内在动力却很少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另一方面,从美国历史上看,地域对抗的空间形式对政治制度的形成和演进、国家的成长、政党竞争的发展以及全国性的意识形态信仰体系的形成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本研究的基本旨趣在于:第一,为研究美国政治的内在动力结构提供另一种认识框架;第二,确立各区域间政治竞争的基本结构

及其在美国政治发展中的连续性。

本文研究认为,与现代史上的大多数国家不同,美利坚国族共同体的建立不是通过某个强有力的权力中心实现的,而是不同地域间利益冲突并不断磨合的产物。而保证各地域平等的利益表达权,正是联邦体制架构支撑国族情感的重要依托。美国政治正是在维持这一地域利益均衡中得以演进、更新,国族认同成为地域冲突与妥协的“副产品”,而人们的地域意识则在国族共同体所提供的互动网络中得到强化,每一个地域只有在国族共同体中以及与其他地域利益和权力互动中确定自身的特性,地域本位与国族认同形成了一种“创造性张力”。这种张力结构不仅塑造了合众国以及各地域的发展史,而且成为美国政治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正是这一张力的存在,才成为美利坚国族共同体赖以实现政治一体化的基石所在。

Abstract

Among a great variety of territorial communities around the globe, national community is undoubtedly the most typical one. As a result of sectional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geography, resource endowment, and social-historical-cultural equipmen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ends to be unbalanced among different sections within the same nation, which constitutes a serious challenge to the internal cohesion of modern national state, particularly those with broad spatial expression.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nd east European countries,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independence of Quebec, Canada, the bloodshed in Kosovo, and the protracted peace process in Northern Ireland..... National communit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have to manipulate not only those centrifugal forces from within, but “globalization” pressures from without: Does the cohesion of national community have to be laid upon the ethnic/cultural homogeneity of those who are living in it? Can such homogeneity overcome the centrifugal forces as a result of regional unbalanc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it possible to build modern NATION upon a community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With such a QUESTION CONSCIOUSNESS in mind, the author focuses the study on the intrinsic integrating dynamics within the political commun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by exploring the